

政海秘聞

江上清著



江上清 著
漫閱堂雜記之一

政海秘聞

香港致誠出版社

政 海 秘 聞

著 者：江 上 清

出版者：致 誠 出 版 社
香港馬寶道六十四號

印刷者：嶺 南 印 刷 公 司
香港西環西安里十三號

定 價 四 元

一九六六年五月初版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版

版 權 所 有 • 翻 印 必 究

目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煙源與財源····· | 一 |
| 「四·一二」事變前後····· | 二二 |
| 改組派的種種····· | 六八 |
| 所謂再造派····· | 八四 |
| 閒話張羣····· | 九〇 |
| 且說何應欽····· | 一〇六 |
| 顧祝同其人····· | 一二七 |
| 「陳胡湯」中的湯恩伯····· | 一四四 |
| 顧維鈞二三事····· | 一七七 |

煙源與財源

蔣介石的名銜甚多，但他做過鴉片煙官，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。其實他不但做過鴉片煙官，而且在鴉片煙官之中，也是「最高領袖」：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，國民政府曾明令發表他爲禁煙總監。

他的名義雖然叫做禁煙總監，而實際上則是推銷總監，有了他這個禁煙總監，鴉片煙不但未禁，而且公種公運公銷，荼毒人民，不可勝計。他則從其中大獲其利，他的軍費尤其是特務費，都得益於鴉片煙不小。鴉片煙且被他用作政爭工具，所以，除了大家所知的清代的「鴉片戰爭」之外，在蔣介石與其他地方勢力之間，也曾多次發生過「鴉片戰爭」。因此可以說，蔣介石和鴉片煙的關係，既深且大。

自從大革命以後，凡屬紅色政權區域，不但不許種煙，而且不許賣煙，因此煙也絕，吸毒者也絕。而正相反，在蔣介石統治的區域和別的軍閥所踞的區域，則處處煙苗，地地煙館，罌花燦爛，煙霧迷漫。兩種政治區域，是兩個不同的世界！

那時候，蔣介石雖然已經稱霸一方，但有些地方勢力，却並不完全受他的控制。如四川的劉湘和楊森，貴州的猶國材和王家烈，湖南的魯滌平和何鍵，都在大批大批地販煙運煙，一船船鴉片煙土運下長江，又一船船槍械財寶運回去。還有甘肅、寧夏的馬福祥、馬鴻逵，新疆的盛世才等等，也經常有大批煙土東運，可謂「鼎盛一時」。安徽、河南等地的軍閥看得眼紅，也強迫老百姓栽種罌粟，並按畝收捐稅。頗有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種煙高」之概。

誰都知道，但凡有利可圖的事，「蔣委員長」是素不後人的，毋待贅贅。只是那時候，他的權力只能行使於宜昌以下，他在漢口雖設有「特稅局」，但為何成濬、夏斗寅所把持，只成了地方中飽機關，蔣介石能撈到的油水，並不能使他滿意。對着這種種局面，他就不能不心生別計，另籌對策了。

當時的鴉片販運途徑，大抵可分為三條線：

- 一、由長城以北區域，經北京、天津而散佈於華北。
 - 二、由上海口岸，散佈於江、浙及內地各省。
 - 三、由四川順流而下，散佈於華中各城市。
- 至於由英、美、德、日及南斯拉夫等國運來的鴉片，大抵是：華北方面以大連為中

心，華南、華中則以上海爲中心。在那些地方，有不少招牌上寫着「洋行」和「藥房」的地方，其實都是販毒機關，經過它們，毒品滾滾而來，財帛源源而去。這又是一方面。

蔣介石眼見別人發財，固然眼紅；而爲着擴張自己的地盤，鞏固自己的統治，也是非財不可。那麼，對於鴉片煙這條財路，又怎能不搶奪呢？

於是，各軍師紛紛動腦筋。最後由陳布雷、楊永泰等獻策，取消「特稅局」，另設「督察處」，實行統收統運，不受各省市、各部門管轄，直接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命令行事。並且不受立法、行政、司法各機關法令的限制，另自立法執法，實行獨裁。就這樣，蔣介石便成爲全國鴉片販運的大總管。

蔣介石對於鴉片煙，爲什麼如此之緊張呢？

這關係到幾方面，其中有經濟上的原因，有軍事上的原因，也有政治上的原因。

在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年間，正是蔣介石「南昌行營」忙於「圍剿」的時候，後來成立了「豫、鄂、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」，又把「南昌行營」遷到武昌。蔣把行營遷到武昌之後，便直接控制住漢口禁煙督察處，又兼辦豫、鄂、皖、贛、閩、湘、蘇、浙、陝、甘十省「禁煙」。更滑稽的是，他竟提出「兩年禁毒，六年禁煙」的口號。其實他

聲聲叫「禁」，只是想「禁」別人藉煙發財，而讓自己壟斷。

因為蔣介石忙於「剿共」，就必須調集大軍，在這種情形下，他覺得單靠財政部來支應已經不夠，而且往往遠水不救近火，又還有報銷審核等許多麻煩，所以決定另闢財路，而且一切收支，要由自己直接管理，不讓財政部過問，這條財路也就是「禁煙」。

漢口禁煙督察處有兩個平行機關，一為會計處，一為監察處，負責人都由蔣介石直接委派。督察處處長是李基鴻，副處長最初是楊岡、劉壽朋，最後是俞寰澄。監察處處長是蔣的親信特務陳希曾。會計長是黃為材，也就是蔣介石的軍需處長。禁煙督察處的一切繳解手續，均由黃為材一手辦理。一切收支都歸農民銀行專管，中國、交通、中央各銀行均不能過問。

農民銀行原名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，是從「行營農村救濟處」遞嬗而成的，總經理是蔣的「阿拉」同鄉郭外峯。這個郭外峯，有人說他在日本開過豆腐舖，蔣在日本時會得過他的好處；有人說他是蔣在上海交易所時的密友。總之，這個銀行是蔣的私人銀行，這個總經理也等於蔣的私人掌櫃。農民銀行的主要業務，就是做鴉片煙（所謂「特貨」）押款，和負責撥付蔣的一切見不得人的開支。所以，禁煙督察處設到那裏，農民銀行也就開到那裏。

其時，蔣介石對各省軍閥使用羈縻手段，每月都撥些「補助費」給他們，這些「補助費」，就在「特稅」內開銷。例如當時每月補助湖南軍費三十萬元，「湘黔邊區剿匪部」三萬元，粵漢路警備司令部一萬元、廣東省會警察局二萬二千元、省政府十萬元，廣西近廿萬元，此外，貴州、雲南、四川、陝西、甘肅等省，都按煙土稅率和附加稅，有不同等級的分配和截留。這類開銷，都是不公開的，只有督察處長和會計長明白，每月由會計長簽發票據，由督察長報行營核銷。

蔣介石的私人開支，除由行營直接撥付者外，一部分也由禁煙督察處致送。其中有兩人，每逢過年過節，都由督察處代蔣送款去：一個是許崇智，是蔣的老上司，蔣當年曾在許處當參謀長，而李基鴻則是許的軍需處長，所以每次送款，都經由李送去。一個是杜月笙，蔣與杜的關係是人所共知的，又因長江上下游鴉片運輸，多借助於杜手下的流氓護送，所以必須孝敬。每次均由李基鴻轉托上海辦事處主任吳志剛送去。這一類黑來黑去的錢，也是不少的。

但「特稅」所得的最大開銷，還是用於「剿匪」上面。有時開支急如星火，「特稅」趕不上，就由監察處召集土膏行店攤派借款，由監察處擔保在「特稅」項下扣還。再不足，則由農民銀行動用各土膏行店請發執照時所繳的保證金。這項保證金總數共有

幾千萬元，這是農民銀行無本生利的一個秘密。明白上述種種內幕，就知道蔣介石正推恐鴉片煙銷路不多，流毒不廣，哪裏會真的禁煙！

隨着禁煙督察處的成立，蔣介石又建立了緝私團，這些緝私團，都是由「復興社」的特務頭子率領的，故論其實質，也就是蔣的特務武裝隊伍。它既不受正規軍編制的限制，裝備的又是新式武器，待遇也較別的軍隊爲優厚，且名爲「緝私」，自己也可以走私，所以收入更多。這些條件，使緝私團成爲蔣介石最親信的特殊武力之一。

漢口緝私團，是一九三四年成立的，團長邱開基，就是「復興社」十三太保之一。他這一個團，編制有三千八百〇二人，每月關餉八萬三千三百四十餘元，無論人員和餉項，都遠較普通軍隊爲多。後來蔣仍認爲兵力不足，又在各地成立憲兵部隊，協助「緝私」，最初共成立了三個團，分駐洛陽、沙市、毫縣等處。並於一九三四年八月，添了「安華」、「安寧」、「安民」三條砲艦，巡弋長江各港汊。後來又在廣州再成立了三個團，每月餉銀五萬餘元，並配有兵艦、運輸艦和飛機，均不受陸海空軍編制的限制。其他地方的禁煙督察處，也配備有蔣的特務武力，像貴州那樣的地方，也有兩個營。那些特務武裝的頭目，駐在各地，一方面是爲「緝私」，一方面也負責偵察和鉗制地方官吏，經常有情報向蔣直接報告，故禁煙督察處所到之處，亦即蔣介石特務武力所到之

處，各地軍政官員，對這些傢伙也得另眼相看。各「禁煙」機關，還有一些以秘書等名義出現的特務人員，層層監視。比方「軍統」重要特務鍾貢助和李崇詩，在一九三八年前後，就先後在「廣東禁煙特派員公署」做過秘書。

在「漢口禁煙督察處」成立以後到抗戰初期，蔣的兩條特務路線，和他的兩條「緝私」路線，根本上是相同的。這兩條路線是：

第一條，由重慶、宜昌沿長江到漢口，由洛陽、襄陽沿襄河到漢口，合為一線；另經長江下游的九江、蕪湖、安慶、南京直到上海。這是屬於邱開基的範圍。

第二條，由重慶出烏江到貴陽，經桂林、柳州到梧州，出西江到廣州、福建，沿海岸線直達上海。這是屬於戴笠的範圍。

由於「禁煙」機構是從豫、鄂、皖三省逐步發展開去的，所以是邱開基的勢力發展在先，戴笠的勢力發展在後。一來是蔣介石有意多養幾頭走狗，讓他們爭功競進；二來邱、戴兩人各不相下，都想擴大自己的力量，所以暗鬥頗烈。鬥到後來，邱開基被蔣介石關起來，戴笠却日益得寵，最終遂成爲「軍統」的唯一頭子。

由上述情形看來，可以說，蔣的特務組織是靠「禁煙」所得的錢養大的，而那些特務組織，自己也用販煙運毒的辦法來籌特務經費，且利用所謂「緝私」來爲蔣做特務工

作，三者是合起來運用的。

蔣介石還利用「禁煙」來作為對地方勢力進行威迫利誘的強力手段，因為蔣介石已掛出了「禁煙禁毒」的招牌，對於觸犯了「禁煙禁毒」法令的人，又可以「軍法從事」，這就為他自己製造好法律根據；而這種所謂根據，也就變成他拿來對付別人的殺手鐮。加以其時各地地方勢力，多數都要靠煙土來維持其經濟生命（亦即政治生命），是故蔣介石緊緊地拿住了「禁煙」這個武器，就可以軟硬兼施，迫使他們就範。他的設想，是狠毒而週密的。

比方湖北方面的何成濬，是染有煙癖而且嗜好甚深的。他自己並無一兵一卒，只是利用徐源泉、上官雲相等作本錢。徐源泉的班底是直魯聯軍，不是蔣的嫡系，只依靠何成濬與蔣週旋。有一次，徐的幾十擔私土，被蔣的緝私團扣留住，蔣即大發雷霆，聲言要免徐源泉的職，並要把運煙土的軍官押解行營法辦。但另一方面，却由「禁煙督察處」處長李基鴻叫蕭覺天去暗中告訴徐源泉，叫他請何成濬去想辦法。徐如法炮製，托何去向蔣保證他一定効忠於蔣。結果，蔣以另一理由把徐部一個桀驁不馴的旅長蔣作均免了職，另外派人去代替，徐源泉却安然無恙，事情也就結束了。這是蔣「以煙制人」的一例。

又比方湖南方面，在「禁運」初期，何鍵是很不服貼的。因為湖南靠煙土作軍費，經常有組織地派出大批人馬，携帶帳篷武器，出入貴州苗峒走私。而且雲南煙土和貴州煙土出口，湖南都是一條主要路徑，滇土、黔土的入湘，絕大部份都要經過湖南的湘江，正像進入湖北的鴉片都要經過宜昌一樣。每年經湘的滇土和黔土，約為八千石至一萬多石（每石為一千兩），每石稅額約共三百元，其中正稅佔二百餘元，附加稅捐佔數十元（內有監運費、營業稅、公路捐等名目），故每年徵稅總收入，達二百餘萬元至三百餘萬元之巨。湖南方面由分肥或合作而取得的油水，自然相當可觀。

在「督察處」設立之前，南京財政部曾在湖南設立「清理湖南特稅處」，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也在總指揮部設立監護處，特稅處主管推銷、稅務、印花等項，監護處主管護運、緝私、人事、收稅等項，主要權力操在監護處手中；連特稅處處長王士健，亦為何鍵所保委。故大權實際由何鍵掌握。

蔣介石把「特稅局」取銷改為「督察處」之後，雖然已把鴉片煙財路由財政部移到自己的直接掌握之中，但因湖南仍係第四路軍駐防地，屬於半獨立省份，還不是事事完全聽蔣之命。所以李基鴻登台之後，仍不能不照「督察處」成立之前的辦法，與他們坐地分贓，原來湘境特稅劃歸四路軍作軍費的，仍得劃歸四路軍總指揮何鍵自行處理。而

四路軍總指揮部也仍然保留其監護處，不願放棄其原有的特權。這樣的現狀，蔣介石當然不能長期容忍，所以千方百計要加以解決，先後曾發生過邱開基藉故扣留毒打監護處監察員等一類事件。後來，蔣介石指使邱開基控告何鍵的女婿航空處處長黃飛販運嗎啡，要何鍵將黃交案。照蔣介石的法律，販毒是要槍斃的。蔣便一面用這件事來給何鍵以威脅，一面即派人與他談湘、鄂統捐統徵分撥辦法，就這樣威迫利誘，同時進行，使何鍵終於屈服。

對於廣西方面，蔣介石也是利用鴉片煙作武器，加以收拾。因為無論舊桂系或新桂系，其主要財源都是靠煙。所以蔣介石在軍事壓力無法解決之時，即用斷其煙源的辦法，使桂系就範。

廣西本身雖也種煙，但因地土和氣候的關係，收獲不大。它的鴉片煙收入，主要是以「禁煙」為名，收取滇土和黔土的過境稅；有很長的一段時期，明列於省府預算裏的所謂「禁煙罰金」，竟佔到地方收入的半數以上，其關係之重大可知。

當時，廣西是滇土、黔土運銷廣東、香港、澳門、廣州灣的必經之路，其運煙路線，大概是這樣的四條：

第一條，滇土由雲南的富州，經廣西的鎮邊、靖西、龍州而入廣東的欽州、廉州。

第二條，滇土由雲南的廣南府，經廣西的剝隘、祿豐到百色；或由廣南黃草壩等地經西林、西隆到百色。黔土則由南籠（即安籠）、興義、貞豐過紅水河，經舊州、邏里、黃蘭到百色。兩者都以百色爲集中地，再由百色循水路經南寧、梧州出口，或由南寧轉運廣東的欽州、廉州。

第三條，沿紅水河經都安，或由武鳴出南寧，或由賓陽出鬱林，或直到柳州經梧州出口。

第四條，由黔境荔波入南丹、宜山等地，集中柳州出口；或由貴州的榕江經桂林、平樂銷湘南、贛南，也有一部分經三江下柳州，經梧州出口。

在上述幾條路上，煙源不斷，也就財源不斷。以一九三二年一年而論，廣西全省收入爲三千一百萬元，而從鴉片煙上的所得，却佔到一千五百八十八萬餘元，即佔總數以上。

在一九三四，蔣介石以「剿匪」爲名，其勢力已進達貴州。蔣介石以「剿匪」爲名，其勢力已進達貴州。政則由吳忠信控制。但廣西方面的「李、白、黃」，正標榜「西南改革」以奪取蔣介石的賬，蔣介石的部隊不能進入廣西，只靠黃紹竑等居間溝通。到一九三五年金秋之間，蔣桂關係更趨尖銳，蔣介石即出其殺手鐮，對桂系採取「制水」政策。實行封鎖滇上、

黔土運桂路線，要他們改道漢口，不再通過廣西。蔣用這個手段，一方面制桂系的經濟死命；一方面則使滇土、黔土均入其控制範圍（因漢口方面早在其「漢口禁煙督察處」掌握中），一舉兩得，極之毒辣。

蔣介石這一手果然有效，它使到廣西的煙稅收入即時銳減，與上一年（一九三四）同期相比，減到不及二分之一；到一九三六年，更減到不及三分之一。到「六一」事變發生時，桂系府庫枯困已極，儘管口頭上大喊反蔣，但轉瞬之間便以「言和」之態而宣告屈服了。跟着，李、白還派陳雄爲代表，赴貴陽見蔣的行營主任顧祝同和貴州省主席吳忠信，名義上是「行聘」，實際上是乞求他們設法解除煙土運桂封鎖。蔣介石乃將計就計，同意共結「煙緣」，並乘勢在廣西設立「禁煙督察處廣西分處」，規定鴉片煙過境稅（即原日的「禁煙罰金」）解繳農民銀行歸蔣，內銷稅則撥作廣西地方收入，雙方分贖了事。於是，蔣介石又打勝了一次「鴉片戰爭」。

貴州方面，自從周西成以來，遵義五將領是拜把兄弟，輪流執政，一向不奉蔣介石「中央」的命令，蔣亦莫奈伊何。直到蔣利用「剿匪」機會，把部隊開入貴州，趕走了王家烈，才把勢力伸進去。自此以後，他以顧祝同爲行營主任，以薛岳爲綏靖主任，以吳忠信爲省主席，愈來愈緊地抓住貴州。雖然如此，但貴州的土豪劣紳權力極大，種煙

的事，主要由他們把持，一百另一縣的地方，都在種煙，而且在鄉鎮市場，各自自由競賣。蔣却要將煙權集於他的「中央」，統收統運，這與豪紳們的利益立即發生衝突，一時也很難如願以償。

不過蔣介石的武力既已入黔，他有槍桿，而且槍桿遠比豪紳們爲多，也有所恃。所以他在部署大定之後，即實行以「剷煙」爲名，向各地豪紳施加壓力，第一期從二十三縣入手，並成立了「禁煙督察處」以爲配合。經過了幾許曲折的鬥爭，終把貴州的煙權抓到手。

川陝方面，蔣亦是利用「剿匪」機會，先把軍隊開進去，臨之以武力，同時即一面奪取地方政權，一面分化地方勢力，然後將煙權收爲囊中之物。那時候，除四川之外，胡宗南手下的部隊，也已到了陝西，自然就同時控制了陝西的「禁政」和由「禁政」而來的財路。蔣介石自己坐鎮在四川，又叫李基鴻奔走於川、陝、甘之間，籌劃貨源，調整煙運，將「西路貨」（西北一路的鴉片）盡歸控制。在軍事、政治、「禁煙」三管齊下的情況下，四川軍閥恨蔣極深，甚至發出「亡省」之嘆。

江蘇方面，當時把持省政的是陳果夫，爲了利益關係，也與蔣介石有過鬥爭。他不愿意讓「禁煙督察處」插入江蘇，所以在蔣提出所謂「禁煙」的口號時，陳就說：「江